

MAO ZE DONG WITH YUAN WEN CAI WANG ZUO AND HE ZI ZHEN IN JING GANG MOUNTAIN

MOUNTAIN COMMANDER

Editor of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PLA

〔长篇小说〕

吴振录 著
邱恒聪

山 师

——毛泽东与井冈山袁文才、王佐、贺子珍……

最初的战略进军·毛泽东登上井冈山

贺子珍少女情真

收编袁王宋代绿林·处决陈韩徐黄·毛泽东被开除“党籍”



吴振录
邱恒聪 著

山
部

——毛泽东与井冈山袁文才、王佐、贺子珍……

MOUNTAIN COMMANDER

——MAO ZEDONG WITH YUAN WEN CAI WANG
ZUO AND HE ZI ZHEN IN JING GANG MOUNTAIN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 山 帅

著 者： 吴振录 邱恒聪

出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排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激光照排室

印刷者： 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装订者： 北京密云水库装订厂

发行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36,000

版 次： 1992年5月第1版

印 次： 1992年5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01—31,000

书 号： ISBN 7-5033-0559-2/I·305

定 价： 8.2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深山大泽，龙蛇生焉。

——引自《左传》

6002/19

主要人物表

- 毛泽东——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国工农革命军前委书记；
- 袁文才——宁冈茅坪农民自卫军总指挥；
- 王佐——井冈山茨坪绿林军头领；
- 贺子珍——永新县共产党员；
- 宛希先——中国工农革命军一营党代表；
- 何长工——中国工农革命军卫生队党代表；
- 罗荣桓——中国工农革命军特务连党代表；
- 曾士峨——中国工农革命军特务连连长；
- 么六——袁文才护兵，后为毛泽东护兵；
- 贺怡——永新共产党员，贺子珍之妹；
- 余洒度——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 苏先骏——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
- 陈浩——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团长；
- 徐恕——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参谋长；
- 韩昌剑——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副团长；
- 黄子吉——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一营营长；
- 张子清——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营长，
后为团长；
- 李筱甫——茅坪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

伍福七——茨坪王佐部小头目；
周桂春——茅坪农民自卫军三头目；
刁飞林——茨坪王佐部二头目；
伍福七——茨坪王佐部小头目；
谢梅姣——袁文才夫人；
罗夏英——王佐夫人。

第 一 章

龙水和郑溪分别从云飘雾绕的黄洋界和鹅岭奔泻而下，就象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罗霄山脉中段的群峰莽林中穿山越谷，一路欢歌，然后难舍难分地拥抱一起，向东一拐，注入禾水，汇进浩浩荡荡的赣江。

也有两位山里的少男少女，一个扛条黄竹扁担进山打柴的伢崽打扮，一个背只竹篓下山走亲的妹崽扮相，在二水汇合的转弯处，同欢跳奔涌的河水分手，却一前一后迳向西北的大山里。

这是罗霄山脉中段的又一处山群，名唤九山。隐现在原始莽林中的九道山梁，重重叠叠、挤挤插插在云岚中浮动。山各有其形，水各有其态。这九陇山除了那逶迤的峰峦之外，更以那深壑险坳见奇。进得山来，陇转路回，蜿蜒连环，就象进了九九连环阵。已是深秋，林木依然葱郁蔽日；看不见的溪泉在密林深处流淌，望不清的野果散发出扑鼻的果香，路旁崖畔除了各色山花，还有一片片冬茅开出的白花花的芦花，象一抹抹云带在秋风中飘摆。

“哎呀咪，六伢子，慢些走哟。”走在后头的那位妹子嚷道。

前头的那个男伢没有应声，仍闷闷不乐往前赶。

“我说六伢子咪，”妹子又紧赶了几步说，“你再猜猜到底来了嘛军头呀？”

“嗯。”男伢只哼了声，却怕同妹子接触似的也加快了脚步。

这男伢便是茅坪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袁文才的贴身护兵么六。十四五的少年，自以为长成了汉子，对异性似乎产生了一种本能

的防范，从茅坪一上路，他便同这位妹子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这妹子就是贺怡。她并没有为此生气，反而对这个小老表的举动感到很逗，很好玩似的，幺六越不想答腔，她越是一个劲儿问，幺六越想保持一段距离，她越是紧着赶。又转过几座山崖，前面出现了一道坳。坳里开出块块稻田。稻谷都已成熟，金灿灿地镶在绿森森的山间，使人骤然耳目一新。幺六以为快到目的地了，拔腿就往下奔。

“格格格格！”贺怡却站在原地的一棵杉树下笑起来。

听到笑声，幺六在田边停住。

“格格，你是想回转吗？”贺怡一边擦汗，一边冲他乐。

“咋？不对吗？”幺六怔怔地问。

“你不看这是条回湾吗？”贺怡用手指了指。

幺六仔细看，果见这条坳前边被一座山崖挡住，又向东转回后方。他这才抓了抓脑瓜，不好意思笑了。

“三湾，三湾，可不是从这儿弯，还要翻两座岭，才能进入那道湾嘛。”

贺怡没有下，蹙身自顾向西边的一条山崖小路走去。

幺六自知路不熟，只好委身屈就，回来颠颠跟在妹子后头，折向西边的山路。不过，他依然同她保持着原来的距离。

他们是昨天夜里接受侦察任务的。

三湾开来了一支不明身份的队伍，这消息就象西北方向突起的乌云闪电，立刻引起茅坪和茨坪的警觉。

水客^①杨超赶到山上报告时，幺六随袁文才正在茨坪同王佐商议联合布防共同抵御赣湘的官兵可能向他们发起的围剿。

自从袁、王合兵攻下永新，救出那里关在大牢里的共产党退守井冈山后，局势一天紧似一天，从北到西不断传来江西省府和湖南省府都要派兵围剿他们的消息。袁文才和王佐晓得在禾川吃

① 探子、侦察员。

了大亏的官兵不会善罢干休，一回井冈山便做了联合防御的部署，准备山上山下呼应，同前来围剿的官兵在这山里做一番较量。可是等了两个多月官兵却没有来，他们派了些水客打探，才知在江西省府南昌发生了兵暴。他们暗自庆幸，才说要松口气，很快又传来暴兵退出江西去了广东的消息。朱培德重又占了南昌，江西的局势又紧张起来。袁文才和王佐虽在湘赣边的大山里，但不敢丝毫松懈，连连开会，研究对策。宁冈、酃县、茶陵的一些客籍财主也惶惶不安，纷纷来找袁文才请他参加三县的和平委员会。袁文才犹豫不定，会商时也把这事向王佐讲了。

王佐听后粗蚕样的黑眉耸了耸，说：

“依我看，老庚可以应得。动乱之世，多联络些人，总比少联络些人好。”

袁文才说：“我是怕这些老财同匪佯面合心不合，风声紧了，来靠我们，说不定嘛咯时候又反目搞我们。”

王佐说：“怕他个屁，匪佯有枪，他有钱，如今有枪就是王。他们请你参加还不是瞄准了匪佯这几杆枪。再不中用，在这几个地方做匪佯们个耳目，通个风报个信也要得。”

袁文才说：“既然大哥认为可行，小弟应了就是，也好注意西边、北边的动静。”

王佐说：“你管西边、北边，我来管东边、南边，哪个敢来犯我井冈山，叫他进得来，出不去。哈哈！”

刚刚议定，杨超便满头大汗赶来报告：永新的三湾开来了一队兵。

“娘的！”王佐吃了一惊，“怎咯说来就来，从哪个方面来的？”

“听说是从湖南那边过来的。”杨超说。

“日他娘的湖南！”王佐挽挽袖子大骂，“敢跑到匪佯江西撒野，得给他个颜色瞧瞧。”

袁文才也觉得很突然，就问：

“有几人马？”

“有……大概……反正不老少。”杨超说不清楚。

“湖南谁的兵？许克祥的还是唐生智的？”袁文才又问。

“这……这……”杨超摸着脑瓜不上来。

“你眼见了吗？”

“我听人说的。”

“浑蛋！你没探清，咋唬报个球？”王佐十分生气。

“我没咋唬，反正三湾开来不少兵。”杨超坚持他的探报。

三湾在茅坪西北方，不管杨超是听来的，还是打探的，如果来敌进犯井冈山，茅坪首当其冲。袁文才感到事态严重，沉吟了会儿，说：

“这样吧，不管嘛咯兵，多少兵，我那里先要有个准备，老庚这块也要做个安排。”

王佐说：“我先调一拨人马给你。”

“莫急。”袁文才说，“待小弟回去探个虚实，摸清底细，向大哥禀报，再作计议也不迟。”

王佐说：“也好，我等你的口信。”

么六随袁文才返回茅坪，茅坪为这事已嚷得满街风雨了。溪边、树下、街头、屋前围着不少老倌、婆婆，神色不安地在叨咕。他们见袁文才回来，都围来打问。

“文才侄可回转啦，有兵要来血洗偃茅坪，可当真？”

“哎哟，造孽呀，偃偃媳妇刚生娃崽，怎咯猫山哟。”

“老爹，阿婆，莫怕。”袁文才一边走一边向众人解释，“有偃偃农民自卫军，有茨坪我王老庚，哪个敢来，叫他有来无回。”

可是那些老倌、婆婆仍是叽叽咕咕不放心。

袁文才走进攀龙书院，一踏进门，便听到指挥部里粗门大噪的吵嚷声。

“娘的，管他嘛咯屁兵，莫如我老周带一拨人去先干他一下。”

“对，先下手为强，也叫他们晓得一下偃偃的厉害！”

“慢！我看莽撞不得，还是等一等总指挥吧！”

“等嘛咯，袁大哥回来也会同意的。”

“我不同意。”袁文才一步迈进去，见自卫军的大小头目都在里头，便扫视了众人一眼，说：

“怎咯，听到点风声就沉不住气啦？”

屋里这才静下来，默了片刻，周桂春突然站起来，说：

“我不是沉不住气，你不是常讲出奇不意吗？我是想打他个措手不及，大哥回转正好，快下令吧。”

“是嘛，兵贵神速，不能等他们蹿到我们鼻尖下再招架。”又一个头目讲。

袁文才说：“你们讲得都对，可是你们晓得三湾的来兵究竟人有多少，枪有多少，嘛咯军头，又向哪个方向开拔？”

这一问，主张立即袭击的几个头目都不吭声了。

“不问青红皂白就去打，那会打糟的。”袁文才在桌边的一个木凳上坐下，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今混乱之世，切不可盲然出动。”

“那好，”周桂春说，“我是飞毛腿，带几个弟兄先去探个究竟。”

袁文才摇摇头。

“还是我去吧，总指挥，”杨超走向前说，“都怪我没探清，这次将功补过。”

袁文才依然没有应允，回头向门口扫了一眼，象在找谁，却见黑影中闪出一个扛扁担的伢崽。

“总指挥，我到三湾给你打担柴好么？”

原来是幺六，转眼工夫他已换了身打柴郎的扮装，赤着双脚、短裤背心，腰里缠着条罗布巾，站到屋当中。他个儿小人小，虽然才十四五，却给袁文才当了近两年护兵，最能体察总指挥的用意。袁文才也很喜欢他，见他这身打扮，便明白了这伢崽的心计，笑了笑问：

“你晓得三湾的路吗？”

“路？”幺六愣了下，马上说，“我鼻子下有嘴嘛。”

“哎呀咪，那要误事的。”跟在幺六身后又进来一位高挑个儿的妹子，刚进门就说，“我去过三湾，我随他一块去。”

“呃，子珍妹子。”袁文才抬眼看了看她，摇摇头说，“你打摆子刚好，不能去，不能去。”

“我没打摆子，我去！”

袁文才话音未落，又从贺子珍身后钻出一个小妹子。她站到幺六旁边，两个人高矮差不多，都象个孩子。袁文才眼睛一亮，把他们分别又打量了一番，正要点头应允。幺六却摆摆手说：

“总指挥，还是我一人去吧。”

“怎咯，我不配同你去？”小妹子瞪起一双火辣辣的圆眼逼近幺六一步。

“不，不。”幺六赶紧向旁躲了几步。

贺子珍格格笑了：

“好吧，那你们就一块去吧。”

总指挥点了头，幺六无法推托。他们连夜做好准备，天不亮就起程上路。

幺六并非瞧不起贺怡。这妹子虽说小他一岁，但大革命时曾做过永新县的妇女副部长。永新事变，亲自跑到茅坪搬救兵。要不是她，关在大牢里的那些共产党说不定全完了。四县联合击败敌人的反攻后，她同姐姐一块来到井冈山打埋伏。幺六同她接触多了些，但象今天这样，同一位年龄相仿的妹子一道单独外出，他还是第一次。也不知是出于一种成熟了的男子汉的尊严，还是出于“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他总感到怪别扭的。

贺怡则不然，她从小常跟哥、姐参加革命活动，很少封建思想。她见幺六从后边闷闷不乐跟上来，心里却十分畅快。又走了一程，上到一座山的半腰，她在一棵抓着岩缝长出来的松树下停住。

幺六也在不远处站住。

“哎，你累么？渴么？”贺怡把竹笋从背上取下问。

么六摇摇头。实际上他也有些累有些渴了，只是羞于在妹子面前表露。

“你在这儿先歇会儿，”贺怡擦了把汗，四处望了望，说，“我去找点泉水喝。”

“等等。”么六突然蹿过来，没等贺怡明白怎么回事，他抄起竹笋，竟象只猴子似的，翻身从山路一侧溜下去。不一会儿，又提着竹笋爬上来，往贺怡跟前一放，说：

“给，吃吧。”

原来是半竹笋猕猴桃、蜜罐子果、樟梨。

“呀，熟得真崭！”贺怡惊喜地抓起一把就往嘴里放。

么六也抓了两把走到原处蹲着吃起来。

贺怡瞅了他一眼，暗自好笑。

吃完么六采来的猕猴桃、蜜罐子果、樟梨，他们又一前一后赶路。

九陇山的秋色并不比步云山、半冈山的景致差，原始林木覆盖的奇峰深壑里，蕴藏着大自然成熟季节的累累硕果。各式各样的秋花秋果在尽情地开，尽情地熟。猕猴桃、蜜罐子果、樟梨子、芙蓉李，有的熟掉了，有的还挂在枝上、藤上，引得那些红嘴杜鹃、花尾山雀，在枝头树间，奔啄跳跃，就连崎岖的山径上也经常从杂树枯草中伸出一枝枝缀满象红玛瑙似的扁担果。要在平时，他们可以尽情地摘，尽情地采，眼下急着赶路，不能贪恋山林这种慷慨的赏赠。又七上八下翻了几座岭，在太阳快贴近西边的峰巅时，他们下到一条大坳。

骤然感到一种幽深、空寂，天似乎也暗下来。偶尔传来一两声鸟叫，或扑棱棱飞出一两只野雉，更增添了一层山林的神秘感。么六不晓得路，只好跟在贺怡身后，沿着坳里的一条小溪东拐西拐往前走。他心里正嘀咕怎么还走不到时，前边猛然开朗，在坳口露出一块不大的坪坝。坪坝里面散落着一些房舍人家。

贺怡在坳口山根的一块石岩旁停住。

“到了吗？”么六这才急忙跟上来。

“别嚷！”贺怡一把将他拽住，迅速隐进石岩后的树丛里。

么六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听到前边传来一阵脚步声，从垌口的东边开来一支近百人的队伍。这队伍里有穿灰军装的，有穿便装的，还有穿短裤的，着装不一，都有些破烂，但走起路来倒很整齐。这队兵经过石岩旁边，几乎是从他俩面前走过去的。

好险！么六屏住呼吸瞅着这队兵过去后，才换了口气。一回头竟发现自己的脸贴在了贺怡的胸脯上，他急忙不好意思地向一旁闪了闪。又等了一会儿，再不见其他兵了，他们才从石岩后出来。

三湾呈现在他们面前。

正是夕阳衔山之际，绿森森的峰峦上燃起的一片片绚烂多姿的云霞，将这个群山环抱的小坪坳照得格外妩媚。三条闪着光波的小河象三条银练分别从三个方向流进湾内，黄灿灿成熟的稻谷有的割了，有的还没割，一直铺到每座房舍前，一看便知这个僻静的山村还是较为富庶的。

“这是枫树坪。”贺怡指着那队兵去的地方，说，“那是湾里，那是李家上屋，那边是李家下屋。哟，都驻上兵咧。”

么六仔细看，果见贺怡所指的几处，村落前后都有不少兵在进进出出，显然这里不光是才开过去的那些兵。他顿时感到情势的确严重。

拐过巉岩，不远处有座凉亭。他们来到这里，想打问一下过路的人，可是等了好一会儿，除了刚才开过去的那队兵，却不见一个当地人来，正在纳闷，猛然发现凉亭的柱子上贴了几张标语。

么六不识字，贺怡凑上去看，看着看着便伸手去揭那标语。

“写的嘛咯？”么六问。

“暴动，打倒国民党军阀！暴动，打倒土豪劣绅！”贺怡念。

“嘿！”么六感到很新鲜，“他们究竟是嘛咯军头？”

贺怡也不清楚，将揭下的标语小心叠起放进衣兜里，说：

“拿回去交总指挥和我姐研究。”

“瞧，那里墙上也贴了不少。”么六眼尖，指着前边几处房舍，说，“我再去揭几张，你在这儿等着。”

“哎，我也去。”

“不行。”

“万一有人出事儿呢？”

“快回去向总指挥报告。”

么六头也不回，扛起那条黄竹扁担，大模大样朝前边那处村落走。他盘算先把这个小村的情况摸清，再转到那几个村里去打探。

暮色降临，炊烟从一扇扇乌黑的门窗里袅袅升起，松柴燃烧的香味和稻米蒸煮的饭香四处弥漫。小村并没有因驻兵而混乱。么六倒有一种蓦然归家的感觉。

似乎没有谁发觉他的到来，那些兵劈柴的劈柴，挑水的挑水。他挨户挨院点他们的人数。刚点到一半，对面来了个挎盒子枪的干瘦的军官，瞅了他一眼，没说什么，走进一座房子里。门口一位持枪的士兵向那军官敬礼。他晓得，这人一定是他们的头儿了。

他在房子附近转了几遭，想数数有多少个官，但很久没有人出来。无意中么六发现这些房子的墙上也贴了不少标语，便想趁机先揭几张带回去。想定，他移近墙边，一伸手揭下一张，叠好，见四周无人注意，便又揭下一张。揭了两张，又发现前边墙上有一张大的，字也多，带回去交总指挥研究会更有用，就走过去。

么六伸出手，象小偷似的刚把那标语揭下个边，突然被一只大手象钳子般的死死抓住。

“你是么子人？”

么六回过脸，吓了一跳，不知什么时候，他身后站上一个大个子兵。这兵粗胳膊粗手，几乎高他一半。他想缩回手已经来不及了，便哎哟了一声，嚷道：

“我是打柴的，放开我！”

“打柴的？”大个子兵冷笑了一声，盯着他问，“干嘛撕标语？”

“我，我想糊灯笼，嘻嘻，不让撕，我不撕嘛。”幺六趁机扯回手，转身想溜。

“站住！”大个子兵枪一横将他拦住。

幺六也不示弱，端起扁担与他对阵。

二人四目相逼，正在较劲时，有人问道：

“怎么回事呀？”

大个子兵立刻收回枪，立正：

“报告参谋长，我抓住个撕标语的，看样子象个小奸细。”

“唔？”来人向前走了一步。幺六抬眼一看，正是刚才走进屋里去的那个挎盒子枪的，不出他所料，还是个参谋长，不小的头头哩。

“我不是奸细，长官，我是打柴的。”幺六忙分辩，一边注视着参谋长的脸色。

参谋长没有吭声，大个子兵却在一旁吼他：

“打柴的干嘛没有柴，到处转游什么？”

“我没打上柴，怕我娘打我……”幺六胡乱辩解。

“嘿嘿！”参谋长冷笑一声，又逼近一步，象鹰一样盯视了幺六一会儿，突然抓住幺六的衣领，喝道：

“你是个小土匪，哪个山头的，说！”

幺六几乎被他提起来，挣扎着嚷：

“你才是土匪，放开我，放开我！”

参谋长不松手。幺六急了照他的手背上张口就咬。参谋长“啊”了一声，松开他。幺六刚刚站定，“啪！啪！”脸上便狠狠地挨了两巴掌。

“妈拉巴子，抓起来！”

很快拥上几个兵把幺六双臂扭住。

幺六的鼻子嘴巴被扇出了血，胳膊被扭到背后，但他不服，跳

着脚骂：

“操你娘的狗长官，放开我！”一口口水吐到参谋长的脸上。

参谋长急了，拔出手枪吼道：

“小土匪崽子，再硬，毙了你！”

么六盯着那抬起的枪管，心里不免发毛，但嘴上不示弱，顺口嚷道：

“你敢毙老子，恁恁袁总指挥和王头领也饶不了你！”

他这一嚷，参谋长抬起的枪口又低下来，问：

“么子袁总指挥、王头领？”

么六以为参谋长被他一提袁总指挥、王头领的名字吓住了，便高声道：

“袁总指挥就是袁文才，王头领就是王佐，百里井冈山，谁个不晓得，哼！”

参谋长倒真不晓得袁文才、王佐，听么六讲完，嘿嘿一笑，点着他的鼻子说：

“这么说你就是井冈山土匪的探子罗，告诉你，不管你的头子是袁文才、王佐，还是别的什么山大王毛贼，敢挡我们道的，就端了他的窝！”

么六自知失言，没有探清对方的虚实，反而暴露了身份，就壮着胆子说：

“别仗着你们有枪有炮，敢进恁恁井冈山，叫你们进得来，出不去，来多少，收多少尸！”

“打这小土匪！”

“撕了他的嘴！”

周围一些士兵听了都气愤地围上来。

“吵吵啥子呀？”

有人问了一声，士兵们静下来。参谋长也来了个立正，向众人敬礼：

“报告余师长，一营抓住个小土匪探子，我们正在审问。”